

The top half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light blue and white background with five stylized birds in flight. The birds are depicted in a simple, graphic manner with long, pointed wings and tails. They are scattered across the upper portion of the cover, with some in shades of brown and others in white.

夫人指令

FURENZHILING

远方出版社

饶国琪 著

夫人指令

饶国琪 著

远方出版社

1999年·呼和浩特

责任编辑：胡丽娟

封面设计：张 欣

百灵丛书

新亚利主编

夫人指令

饶国琪 著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煤田地质勘探公司制图印刷厂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 印张 5 字数 125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 - 80595 - 563 - 8/I·108

全套定价：196.40 元(本册：14.80 元)

目 录

心愿·····	1
认真的女人·····	3
错位·····	5
苦果·····	7
夫人指令·····	9
厨师的技艺 ·····	12
武大郎当模特儿 ·····	14
奇特的遗嘱 ·····	17
美丈夫与丑媳妇 ·····	20
庆寿 ·····	22
错错错 ·····	25
调令开出 ·····	28

痴汉	31
罚	34
验伤	36
酒罐	39
韦美	42
算命汉娶妻	45
宿怨	48
权	51
本性	54
关键时刻	57
怪老头	59
汪堂贵轶事	61
送终	64
意外	66
追	69
蚀	72
美与丑	75
责任	78
名片	80
后遗症	82
病友	84
诚实的孩子	86
女人的心思	89
忍	91
门卫与局长	94
再升一级	97
抢活	99
干爹	102

作者与编辑	104
酒话	106
山不转水转	109
护身符	111
困惑	114
酒祸	116
评先进	118
心理平衡	121
成人之美	124
谜团	127
第三者	129
夫妻斗气	131
阴差阳错	133
男人·女人和狗	136
落选	139
倒霉的人	141
爱虚荣的少妇	144
盼	146
陪酒女	148
天意	151
诱惑	154

心 愿

洪兴强出趟长差归来，突然萌生了抓笔钱的念头。

许是他时来运转，该当发财吧！第二天，公司领导即宣布实行单车承包，鼓励部分驾驶员率先成为万元户。

在公司所有的活计中，开猪架车最为辛苦，但也最来票子，只要在通宵连轴转中做到不死一头猪，货老板就会慷慨解囊，除正常运费之外再给你加上 10 多张“大团结”。于是乎，发财心切的洪兴强便抱定这棵“摇钱树”，没日没夜地跑了起来。

“哈，老先进也会犯红眼病！”

“你懂啥，这叫老先进跟形势！”

.....

对于这些冷嘲热讽，洪兴强并不着恼，总是意味深长地笑道：“时间就是金钱嘛！”

看着日渐消瘦的丈夫，妻子童素芬心痛地劝道：“钱这个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够用也就行啦，千万不要为几个钱累坏了身子哟！”

洪兴强凝视着患难与共的爱妻，欲言又止，心里一阵酸楚。他竭力遏制住自己的感情，温柔地开导素芬：“眼看孩子们一个

个大了，有的要上高中，有的要读大学，今后的开销更多，现时不想法打点底子是不行的。你知道，任何时候我都反对向组织伸手的啊！”

深知丈夫脾气的童素芬无言以对，只好任随他去。

一晃半年过去了，洪兴强凭着他的过硬技术和顽强耐力，委实挣了不少票子，个人经济效益居全公司第一。然而，他的身体亦垮到了极点，最后一次收车归来，他突然昏倒在驾驶盘上。当人们发现后七手八脚把他送进医院时，他已经神志不清，奄奄一息了。医生诊断的结果是：癌症晚期，癌细胞已扩散到了全身。

洪兴强的路走完了。临终时，他那被病魔折磨得变了形的脸上显现出一种安然、满足的笑意。

事后清理遗物，人们在洪兴强平时紧锁着的工具箱里发现了一张省外大医院的疾病诊断书和部分尚未用完的止痛药片……

认真的女人

好不容易才挤上公共汽车，可随即又想抽身离去，因为这里把门卖票的是一个认真得令人生厌的“熟人”。我见不得她！

举个例说吧，有一次，她对川军补鞋匠修理的皮鞋不满意，于是便尖刻地讥诮对方：“你这鞋是怎样修的，上的线象蚯蚓滚沙，凭这样的手艺也想混钱?!”

“我才摸这活路几天，技术是差些，大姐，你少给几角钱该要得?”川军鞋匠陪着笑脸。

“少给几角?一分也不给!”那女人口气很硬。

“一分也不给?”川军鞋匠不相信地盯着她。

“不光不给，你还得把你缝的那些歪七倒八的线给我一一拆掉，否则休想走路。”她苛刻地说。

川军鞋匠看着眼前这个体态风流、穿着讲究但却横蛮不讲理的年轻妇人，真想大骂她一声“龟儿子”以泄心头之愤。可抬眼发现她身后不知什么时候站着一尊虎目圆睁的“凶神”，只好忍气吞声，俯首听命。

我从内心里看不起这个婆娘，尽管同一院子住了3年，却从未与她打过一声招呼；即使擦肩而过，也仅仅视作路人而已。

眼下，我被人堵在里层，欲退不能，只好“既来之则安之”，相机行事。

“那个穿黄衣裳的，买票。”那女人显然指的是身着无领章帽徽的军装的我。

好家伙，果然来了。我毅然摸出五分硬币，趁着他人身体掩护，将手从斜刺里伸了过去。不晓得她是真没认出我还是佯装不知，顿也没打就撕了张车票递到我的手里。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上有她卖票的车子！

可此后不几天，我于匆忙中又不由自主地误入了她的“领地”。

“买票买票，刚上车的买票。”那女人声音挺大地冲我和几个乘客嚷道。

车上乘客不甚拥挤，无从掩护，我索性向她靠近一步，大大咧咧地亮出一张钱来：“买票。”

她缓缓抬起头来，和我四目相对，大家都显得有些尴尬。终于，她作了明智的选择——含笑将我持钱的手推开了。我禁不住有些欣喜：这女人倒底懂了点人情事故，以后再坐她的车就可省却了令人烦恼的买票手续——虽然车票是公家报销。

几天之后，一个在公共汽车公司工作的朋友告诉我：那个女人原本是坐办公室的，因对人对事太过于认真，才被“选拔”来车上“堵后门”。她卖票一般是不认人的，即便个别实在放不下面子开了“后门”，她也要随手将票撕去，结帐时自己再掏钱补上。

听了朋友的话，我恍然大悟：难怪每次坐了“白车”以后，那女人手中总要飘落一张车票，当时我以为是其他乘客不要票被她扔掉的，没想到……

顿时，我对这个认真的女人充满了敬意。

错 位

周雪仁是个极重权势的人，他历来办事都找能拍板定案的“正主子”办事。

“喂，你们哪位科长在？”

科员小李正在按科长的提示草拟文件，见来人问话粗鲁，心里老大不高兴，将头往里屋方向一甩，冷冷地回道：“傅科长！”

“副科长！”周雪仁伸颈一看，里间办公室坐着一个身材瘦弱、相貌平平的中年人，不由撇了撇嘴，满脸透出不屑的神色，旋即大大咧咧地再次发问：“你们正科长呢？”

“郑科长已上省城开会去了！”小李手眼不离稿纸，笔尖唰唰地在纸上划着，头也没有抬一下。

“要几天才回来？”

“5天。”

“唉！”

5天之后，周雪仁又来到了人事科。

“那就是你要找的郑科长。”小李今天没拟文件，情绪明显比上次好些，说话时眉宇间透着笑意。

周雪仁偷眼看去——里屋有一个50开外，大腹便便的男子，

正临窗活动着筋骨。那身段、架式，比起那个什么副科长来可强多了。真是块当官的料啊！周雪仁不禁想到了自己：这次要是能调入一个识才的单位，我这样的汉子说不定也能捞个一官半职的哟！

“谁找我啊？”老科长发话了。

“我！”周雪仁一步跨进屋子，敏捷地掏出包特备的“外烟”，抽出一支笑吟吟地递了过去，“科长，您好，旅途辛苦了。前几天我就专门来找过您，外面那个小伙子说您开会去了，我一直惦记着您的安全，连睡觉都想着您老人家……”

“好了好了，谈谈你有什么事吧？”郑科长招呼周雪仁一起在长沙发上坐了下来。

周雪仁赶忙从内衣口袋里摸出一张条子，毕恭毕敬地递到郑科长手中。

郑科长接过条子，戴上老花眼镜，细细地浏览起来。末了，他面有难色地说：“这个事嘛，还得等傅科长来才能作决定。”

周雪仁愣了一下：“您不是正科长吗，怎么还要等副科长来作决定呢？”

“嘿嘿，你这个同志呀……”郑科长摇着头走出了办公室。

周雪仁不知道哪里得罪了对方，瞅着他离去的身影发起呆来。

科员小李看着周雪仁那副困惑的模样，暗自好笑，过了一阵，这才慢条斯理地向他解释起来：“我们这个科的郑科长是副科长，傅科长是正科长；你前几天见到的那个是主事的，刚才出去的这个是他的帮手。”

“哦！”周雪仁这才明白过来，忙问，“那傅科长呢？”

“去北京喽！”

“唉……”周雪仁抡起拳头直捶自己的脑袋。

苦 果

墙上的挂历已经翻至最后一幅了。画面上一个若仙女郎正轻启朱唇向着人们微笑。

兴许是美女的神奇魅力所致吧，一向爱失眠的鳏夫郭林接连几晚都睡得很香。这不，天已大亮了，他还在做着好梦：

……经过千呼万唤，祖上遗留下来的那栋老式住房慢慢幻化成了一座典雅的别墅。屋内装饰豪华，摆设考究，冰箱、彩电、空调、音响等一应俱全。当他刚一跨入门坎，便被那画上下来的佳人迎了进去，猛地搂紧脖子狂吻。万万没有想到，50多岁的鳏巴老头还会有如此艳福。郭林一时沉浸在无比愉悦之中……

突然，一个女人凄厉的喊声打破了清晨的寂静：“快来人啦，温兴吞了毒药啦！”

郭林好事被搅，十分恼怒，正欲咒骂，不料耳鼓中随即飞进的却是温兴吞毒的可怕消息，惊得他浑身一颤，冷汗直流。他不及多想，赶紧一骨碌爬将起来，胡乱套上衣裤，风驰电掣般地冲出门去。

住在巷首的温兴是前2个月外出的，按计划二月底才能返回。因为他是某机关带“长”字的退休干部，极爱面子，每次出

外倒腾货物都是异地处理之后携现款而归。可不知怎么搞的，温兴却在昨天深夜阴悄悄地摸回了家里。其妻早上起来走进客厅，发现他在长沙发上睡得死猪一般，任凭怎样推搡喊叫总不见醒。到处搜寻，昔日随身携带的“宝”箱杳无踪影；翻他上下荷包，个个空空如洗。事情十分明显，温兴此次外出撞了“鬼”，一时想不开走了绝路。温兴妻子看着丈夫苍白痛苦的面孔，顿时慌了手脚，连忙跑出门外大声呼救起来。

郭林最先赶到温家。他伸手试了试温兴的鼻息，发现尚有一丝气息，遂将其瘦小的身躯一把拉起背在背上，飞跑到街上拦了部“的士”，径直送往医院抢救。

“大夫，这是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请你们一定想办法把他救活啊！”郭林含泪恳求医生。

郭林对挚友的一片至诚深深感动了医生，他们用最先进的现代化医疗手段，经过好几个小时的努力，终于把温兴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但是，当他睁眼看见郭林守在旁边时，又马上昏迷了过去。郭林见此情状，明白眼下自己呆在病人身边已属多余，遂怀着满腹心思离开了医院。

郭林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里，颤巍巍地从一个仅余2元钱的空存折中取出一张条子，目不转睛地盯着上面的文字，时而朗声大笑，时而老泪纵横，时而发出“我真不该”的喃喃恨声。他实在经受不住如此沉重的打击哟！

纸条上的文字是这样写的：

今借到郭林新近卖房款现金一万五千元整，一年期满连本带利归还三万元。倘若失信，天诛地灭。

借款人 温 兴

×年×月×日

夫人指令

厂长右德衡正在主持职工大会。

“……改革嘛，就是要解放思想，破除陈规陋习，在观念上来个更新。为了适应形势，跟上潮流，这里我郑重宣布：从今日起，全面解除关于着装打扮方面的禁令。以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由支配，组织上——尤其是我不再加以任何干涉！”

“哗——”右厂长的话刚落音，台下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的确，右厂长过去受妻子淑芬影响，对他管治下的“臣民”们束缚得太紧了！

淑芬虽说不上漂亮，但温柔贤惠，朴素大方，很受人们的敬重。有着正统思想的右德衡也为有这样一位内人而骄傲，既对她言听计从，又把她的穿着打扮作为职工的样板。

淑芬喜短发贴耳，右德衡不允许任何人长发披肩；淑芬不施粉黛，右德衡也不容许女工们着意化妆；淑芬讨厌高跟鞋，右德衡便让大家一律穿平底……对上述要求如有违犯，轻者批评教育，重者叫你滚蛋。

不久前，一名新招进厂的合同制女工不知道右德衡的“规

矩”，第一天报到即遭到了他的严厉呵斥。

“你是来做工还是来唱戏？”

“做工。”

“那你化妆干什么？”

“我……”

“立马给我擦掉，否则……”

那个女孩子能够招进厂来，是很费了些周折的，一听此话，脸唰地变得惨白，身子也有些微微打颤。踌躇良久，她才极不情愿地背转身去，从荷包里掏出一面小圆镜，用手帕蘸着口水把脸上的粉和唇上的红擦去。

“还有那画的眉毛怎么不擦去？”

“叔叔，不，厂长，我求求你，过几天再让我擦吧，因为……因为……”

“因为——因为你的眉毛剃了，对吧？不行！剃了眉毛就让它慢慢长去，画的假眉必须马上给我擦掉。”

“我不擦！”那女孩子神经质地抬起右手，紧紧护住了双眉。

一个刚招进厂的合同工就如此不服管教，这还了得！右德衡铁青着脸，向姑娘下了最后通牒：“如果坚持不擦，那就请你开路！”

“走就走，谁稀罕当你这个受气的合同工！”姑娘眼里噙着泪水，牙一咬，气鼓鼓地跑出了厂门。这一去，她就再也没有回到厂里来。

事后，淑芬指责右德衡太不近情理。他说老子看不得那些花枝招展的妖精。结果二人大干了一场……

召开职工大会的第二天，人们发现右德衡破天荒穿起了半高跟皮鞋，脸上擦了香脂——当然要凑近才感觉得到。

右厂长真的变了！

然而，惊叹之余，人们又觉得右德衡的举动太过于反常，担

心他的神经出了毛病。因为自那合同制女工的事同淑芬吵翻以后，两口子已经分居，右德衡决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接受她的指令。

终于有一天，人们释然了——原来右德衡悄悄地更换了一个妖艳的妻子！

